

强永不满足地在这条黄尘滚滚的绝路上，越走越远。

确定了绑架对象后，张子强拿出近200万元，交给张志烽去安排人做各种绑架前的准备工作。如租房子用来关押人质、购买对讲机、汽车等等。

就在绑架案发生之前不久，绰号叫“阿牛”的陈森友，经人介绍认识了香港人何志昌。一天，“阿牛”来到何志昌开的饮食店里，对何志昌说：

“我有一个朋友想租房子用，他想借你的身份证以你的名义来租，租金我们出，每月给你们几千元。”

开出了这些条件后，见何志昌没有反应，“阿牛”又接着说：“租下房子主要是赌外围马用，平时你如果想住，就搬进去住，但不要介绍别人去住就行。”

何志昌其实早就听进去了，他暗想：这伙人想以我的名义租房子，肯定不会是干好事，不如趁机敲他一把。因此他故作为难样子。当听到后面又开出了更为优厚的条件，才满口答应。晚上，他把这一想法告诉朋友，朋友极力动员他答应下来：“怕什么，差佬（警察）抓人总是先抓他们。”

第二天，何志昌以自己女友的名字在香港马鞍山道租下一间房子，连租房子的订金都是陈森友下的。租好了房子，何志昌与陈森友去看房，一路上抱怨说：这个地点太远了，我和朋友想住也没有办法啦！

陈森友租房心切，答应何可以去买一辆汽车，于是何志昌又与陈森友一起，花7万元选购了一辆二手的丰

田面包车。陈森友对何志昌说：“这车平时你用，但是如果我有用处的话，就一定要先保证我用。”

小算盘打得噼啪响的何志昌心满意足地回答：“你们要我干什么，我都去干。”陈森友看着何志昌贪婪的样子，挖苦他说：“你能干什么？打又打不得，跑又跑不得。算了吧，到时候你只要听我的指挥就行了，会有你的好处的。”

陈森友特别把“好处”两字加重了语气，直听得何志昌脸上笑开了花。说完，陈森友又从包里摸出一大叠千元面额的港币，丢给何志昌后转身走了。

除了租房买车、买通信工具之外，张子强指派绰号“偏门排长”的张志烽，专门对地产商郭某的每日活动情况以及生活规律，进行跟踪踩点，并制定了详细的绑架方案。

1997年9月28日，也就是实施绑架的前一天，张子强、张志烽召集所有准备参加绑架的团伙成员，集中在深圳的香格里拉大酒店进行最后一次分工，这个“闭门会议”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，地点也从香格里拉开到新都酒店。

在十多名团伙成员面前，张子强就像一名进行临战动员的大将军：

“这次行动由我和张志烽负责，大家都要听指挥，不要乱来。明天傍晚动手，先由张志烽观察‘老板’的活动，如果‘老板’出现，就立即通知我，只说‘老板已经收工了’。到时，由我驾车截住‘龙尾’，甘永强负责截住‘龙头’拦住他的座驾，陈森友开面包车负责把人质押上面包车，然后，由邓礼显把‘老板’座驾开走。如果这些事都办成功了，你们就打电话告诉我说‘成功了’，然后由我上门去与‘老板’家人谈赎金。你们听明白了吗？”

张子强见大家没有异议，最后说：“明天一大早，你们各自回香港，但是，到香港后就集中在香港铜锣湾怡东大厦附近一个租屋内，那是我们事先租好的地方，大家在那里休息，拿武器，等待时机下手。”

行动之前，张子强吸取了上次绑架的教训，团伙中几名一直被香港警方通缉的同党，这次不安排去香港，只让他们呆在深圳接应或待命。上回叶继欢偷渡被香港警方抓住，差点暴露了行动计划，所以这次原计划中的如胡济舒、陈树汉等人并没有去香港参与具体行动。胡济舒是因为涉嫌启德机场劫款案以及“洗黑钱”被香港警方通缉，而陈树汉则因为涉及美国

实施绑架的前一天，张子强、张志烽召集团伙成员，在深圳的香格里拉大酒店进行最后一次分工，这个“闭门会议”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。